提之先點出詞賦
是以帝不好詞賦
正為武帝好詞賦
作引

史記抄卷之八十二

司馬相如傳 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予覧之多為磈磊奇崛然騷之再變矣特檄蜀父老與諫獵書絶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

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

恐不得當句千古情詞並未經點出此

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此時邛令獨不能相如開說王孫恥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

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
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
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
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
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
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
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
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
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

楊慎曰此史公撮子虛賦之大旨爲刪訂之法

楊慎曰以告諭之體裁大意令使者与蜀民兩分其責佳絶

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
大說（賦載）不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
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
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
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
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
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喩告巴蜀民以非上
意檄曰（檄文絶佳）告巴蜀大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
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
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

雖云兩責於実
偏重責民 一迹

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
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
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
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
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
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兩相引責）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
相屬唯恐居後（又借邊郡諷之）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引入父兄）子弟之率不謹也（總結）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

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
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
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
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
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
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
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
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
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
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

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
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
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
驅（暗應前身自着犢鼻褌等事）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卭諸公
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
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
卿便略定西夷卭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内臣除邊
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橋孫
水以通卭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
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
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
（此篇多飾詞）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
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
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
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
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
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

四非常字盖從春申傳無望之禍等句來
按原字似即非字意

患之且夫卭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幷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

決江䟽河漉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音促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纍號泣内嚮而怨曰盖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巳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惡能巳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

已露勸封禪意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
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
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
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
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
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
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

精妙無剩語

婚饒扵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扵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

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
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
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
賦以哀二世行失也賦不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
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
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
爲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

乃遂就大人賦賦不載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
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
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
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
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
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
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
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
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

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

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陜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
昭晢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
之怪獸導〔瑞禾〕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
珍收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
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
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
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
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與蜀不変[illegible]
不化依同意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
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
之儀群生愿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
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
世而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
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
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
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
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
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

古布字作尃
氾同汎

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
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
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
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
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
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

六集曲作奏雅

塗靡蹤天瑞之徵兹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盖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湟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司馬相如傳畢

篇中恩怨曰時怨曰時葉曰恩以爲曰自度曰自傷曰忿曰怨曰以爲播鳥歷歷可見

史記抄卷之八十三

淮南衡山傳

王維楨曰此傳極見淮南驕恣文帝仁厚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納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

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文提一番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寛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應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

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
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
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
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
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摹寫驕恐之漸伏後案）
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
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此事似曖昧）
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
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
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叙事中但於劾奏內詳之）淮南

非罪惡每於奏中詳之漢紀類如此然要亦宗人情也奏詞是老吏筆斷亦文

言謀反當有兵粮器械未聞有所圖畫車謀反者所授只疏所述具是開章与但謀反而屬王國未嘗行親与謀也寧逆以此鍛鍊成獄文帝亦引籍其屬王而遂所之鳥何免於斗粟尺布之謠於

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詳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以下次淮南王罪狀條貫嚴密大夫但士伍開章等總入反狀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情節詳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

閉口爲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
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
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
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
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
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
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
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
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
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

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
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
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
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
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
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
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
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
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

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
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
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
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
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
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
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
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
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

高云長死宜盎請丞相御史以安撫獄之不實過使得反誠有迹則長死乃其宜耳袁盎烏得進此言哉

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此二言盎之罪重矣）（此盎好立威名處上郎幸而文帝不用耳）令丞相御史逐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

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
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
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
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
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
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
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
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伏後條來使越吳使
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
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

劉辰翁曰淮南王以下二十九字備見大旨漢出雜列太才氣風流指入怨望猝不能以

王、濟北所以褒之、文景待淮南王及三子並恩、及甍遂
勝法已而淮南王淮復反
賜謚為貞王、盧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
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特欲
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
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

淮南衡山終是牸獄禍皆由骨肉不龢起

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畧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詗音慶長安約結（詗有所伺候也）上左右女陵爲詗何哉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爲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

將淮南及漢事串插甚妙絶妙

閉太子使與妃同内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
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
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
爲人莫及聞郎中靁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
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
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
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
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
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
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善用劍也

即于淮南訊問不遣詣河南

高云壅遏雷被遮當棄市耶漢公卿之言亦悖矣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中尉殷宏可謂入王危疑而不亂者）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

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
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
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
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
爲妄妖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
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
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
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
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

悵然曰上寛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
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
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因
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晝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
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
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
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
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
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

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
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
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
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
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
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
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
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
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
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

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
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
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
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
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
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
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
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
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轉下好）。今大
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

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煑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

王氣伕三字
是怨艾不是感
動直是時勢
如此計畫矣施
不覺悲來填者
耳同入情如此

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群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此着如何不早處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按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

以下問答頗不雄奇氣新類國策

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
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
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 畧詳在前
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
河南治 一會 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 應前 淮南
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
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
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
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
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

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遍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絶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

言不知塞成皋之口
今漢將得過之是不知
反也

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
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
°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
接
欲盡不盡
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
複
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
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
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
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
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
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

語有鋒亡旦
色態於御
是通秦仔論

黨與河内趙國人言曰絶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山
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
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
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
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
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音鷄)鑿棘矜也公何以言
有禍無福被曰往者(○複)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
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

便。射。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耶。被曰。惜乎持正不終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

。後世反者多用此術

皆主囚徒之官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
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
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徼
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
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
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 御史之冠
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 省
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 曲盡謀狀
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

求盜、亭之掌逐捕盜賊者、

未央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其謀比之田祿伯桓將軍不逮遠矣此戀棧豆之計也能無為人擒乎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淮南君臣之謀本如此是可一笑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

初未定而不發三欲發而未決一未發終之於休叙述与次第可玩精神備眼目具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張湯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

安逆跡未露以重於將具獄已中其傳於重声巧矣此春秋家之訓

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

首述母子交孤爲此子張本

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衡山王父子兄弟相逆亂罪狀不忍讀特其文字摹畫甚詳取之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一篇領袖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

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
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
是郤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
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
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
后乘舒死（次衡山王諸后妃男女或名或不名後有覆案）立徐來爲王后厥姬
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
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

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

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即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
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
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
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
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
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
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
赫陳喜作輣車（音彭兵車也）鍭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
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應前本謀）
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

南巳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
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
曲寫情事
東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
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
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
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
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
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
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
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

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
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
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
大行還以聞（通前結陳一案）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
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
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
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
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鍾云掉尾有逸氣

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淮南衡山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四

汲黯鄭當時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通篇以伉直摹寫汲黯爲精神而不學無術亦稍稍見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

王維楨曰此段述黯性行他人或用在首或於尾則為常史公於乘間入此非漫及也

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述性行如此者欲為後數享張本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董份曰言黯無善賢點綴耳

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
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
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
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
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
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
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
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

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
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
如此張湯方以下節節矯正時事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
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
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
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

○揖田蚡揖大將軍作兩處敘

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
將軍有揖客（大將軍所以不可及）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
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
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
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

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

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
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
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
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
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
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
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
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
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

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
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
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
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
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
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
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姧邪誤國每每若是）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
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
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

史公於凡不立傳
數行各傳附后
叙或因子或從
隨意波及不必
大有深意

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附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附段宏始事蓋侯信（景王后兄）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特以憚黯附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鄭莊與汲長孺性行不相似獨其好黃老處同鄭君昔豈其節義之士邪惜乎太史公不能自勸為一傳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好士好客）
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
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
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
遷爲大農令莊爲大吏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好客）
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
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
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推士）
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

一百清上兩丞叠
一鄭莊白峭

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好揚士類亦其生平得力處山東
士諸公與汲黯反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
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
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與汲黯反所短及晚節漢征匈奴
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
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
庶人司馬安與黯爲姑姊兄弟獨不爲鄭莊地何耶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
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
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豈其好客之餘澤耶
無餘貲財見莊之貲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鄭汲

二人行旨不同而獨氣誼相合其廢也賓客並落故太史公合爲一傳以摹寫之○兩人為一傳以此而小論見之矣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邽（音圭縣名）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太史公感慨之言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